

左龔集

四

四十

左盦集卷七

儀徵劉師培申叔

晏子非墨家辨

晏子立言之旨淮南要略所述至詳其第八一篇劉向謂似非晏子言其識至精至唐代柳宗元始謂墨氏之徒所爲宋代鼂氏馬氏輯書日均循其說近孫星衍以無識譏之其說允矣然意有未盡夫墨子之學出於清廟之守以敬天明鬼爲宗其徒纏子胡非子隨巢子書雖不存然考其佚文亦均敬天明鬼惟晏子書則不然如諫篇上諫誅史祝諫信楚巫諫祠靈山河伯諫禳彗星熒惑問篇上諫以祝于福雜篇下言徒祭不可益壽均異墨氏所言又諫篇上言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亦與非樂旨殊不惟居喪盡禮誌於雜篇上異於墨子短喪也使其書出於墨氏之徒則旨與墨殊必不並存其說故特辨之

晏子春秋斟補自序

晏子春秋元本已多訛稅孫刻略依沈啟南本又較元本為遜

以今考之有佚文如書鈔二十七者亡二十二引晏子春秋有有錯

簡自如弟七篇堂上生藜藿高節當作七年而百姓無積公兼有有稅弟如

財不篇明君力不君屈民財者數語合弟以治要公引當作明君不屈民財者數語合弟以治要公引當作明君不

說苑引及說苑辨物字當補也謝今之三卷五下稅移於百乘三

第字八吾詳問乎晏何為對曰晏下對也願行如弟

百與官之吏民之飢餓窮約而無告此北子酒為國故死此字不當可

通呂氏春秋士節其說苑復韓詩外傳七此字為乃北字六篇而

順乎神證以說苑辨誤訛前四篇不兼小彊兼人之地證以

國有義勞證以守於民財無虧之以利四語則不當財又弟一

杜故曰送楚巫於東曰當作左傳文十八年之貪冒是也之字

而盧王兪黃諸家或未及審正因以孫徐二刻為主旁考唐宋

類書所引兼及明刊各本凡諸子之文與互同者亦互相勘正

疑義奧詞間加發正如弟二篇怨者滿朝及弟三篇怨業各怨字均與苑同弟二篇若其衣服節儉若當

訓善第六篇近而結結當訓詁又成晏子春秋斟補二卷惟弟

二篇謂於民與節於身對言以弟三篇民有加利及厚民饒下

證之謂疑譜誤說文謂加也弟四篇君饗寡君誼不可通疑饗為既

慶諸字段音亦並存其說以俟折衷其所不知則從缺如之例

云

晏子春秋篇目考

劉向晏子敘錄言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漢志儒家亦列晏

子八篇而史記管晏列傳正義引七略則云晏子春秋七篇蓋

誤八為七或七略為七錄之訛隋唐志皆七卷蓋合雜上下二

篇為一孫序謂合雜上下二為一音史記管晏列傳索隱云今

其書有七十篇十為衍文張文虎札記引錢泰吉說則七篇之本唐所通行

然唐代亦有八卷本意林卷一列晏子八卷是也宋代所行一爲十二卷本即崇文總目直齋書錄解題玉海通考所載是蓋就七篇之本各析爲二惟兩外篇未析孫氏星衍謂二當作四非也一爲七卷之本即通志藝文略所載是崇文總目謂八篇今亡書錄解題謂卷數不同未知果本書玉海亦以卷多爲疑蓋八篇之本宋代已亡元本八卷四庫本亦八卷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謂後人併合以符漢志之數其說近是明刻均七卷蓋亦後人併合以符隋唐志之數也惟元本及明沈啟南本均二百十五章與敍錄符則篇目併合各代雖殊其殘佚之文則鮮顧猶有疑者史記管晏列傳列越石父及御者二事贊言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則越石父及御者二事均不載本書今二事列於雜篇上故管同援以疑本書今考以上二節雖爲選注諸書所引然實非本書

之舊王念孫雜志據治要於問篇上景公問欲善齊政章析之
爲二其說是也又考雜篇下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章景
公謂晏子曰下黃之案本別爲章蓋所沿亦故本故校斯書者
當刪越石父御者二章析問善齊政章致千金章爲二庶較元
本爲長若謂元本即向本則敍錄有章數無章名且無每篇若
干章之文崇文總目又言八篇今亡則元本各章目亦係校者
所分不以刪易爲嫌也

老子斟補自序

老子傳於今者文莫古於唐景龍碑傳本亦或爲後人所改注莫古於王

弼次則釋文所詳異字唐宋各類書所引異文亦多故本如聚三類

書鈔一百五十四引如登春臺初學記二十三引誰氏之子均

與各善本合是也若自遺其咎治要作還自遺咎其死也枯槁

類聚八十八也作九曰亦故本異文嗣外則初學記十七引非必所引虛其

本然也又書鈔二十九引治大國將釋特損益助學詞非必所引虛其

字則係傳寫之脫故初學記十七白帖三字卷六御覽七十六所

左 集 卷七 三

引均有心字至書鈔一百四十九引以為天下真初學記七引江漢所以能為百谷王則誤字耳然王弼以前

本書訛挽已多弼注又疏於詁故欲釋舊文故誼必求諸東周

秦漢之書蓋老子之文恆為莊列所述韓非解老喻老詮釋尤

晰迄至西漢則淮南所述為詳文子之書又襲淮南其他述老

子者於周則荀呂商墨於漢則陸韓賈桓揚劉或明著其文或

述其誼而殊其詞然所引均故書所述亦均故誼有足證今本

挽字者如魚不可脫於淵證以喻老則淵上挽深字子孫以祭

祀不輟證以喻老則以下挽其字不上又挽世世二字唯施是

畏三語證以解老則唯下挽貌字廣雅云貌巧也徑下又挽大字大即迂夸

義之生之徒四語證以解老則人之生下挽生而動三字死地下

挽皆字十有三即九竅四肢合數復眾人之所過證以喻老則復下挽歸字

與復歸於故能成器長證以解老則成上挽為字成器長即大官是也

無物等同於字知見二字上各挽可以二語證以喻老則戶牖二字上各挽

於字知見二字上各挽可以二語證以喻老則戶牖二字上各挽

挽則字深根固抵證以解老則深固下各挽其字弱之勝強數語證以淮南道應訓則剛強下各挽也字莫能當作而莫之能應國之垢數語證以淮南道有足證今本挽句者如上禮爲之

數語證以解老疑上挽禮以情貌禍兮福之所倚證以解老疑

下挽有以成其功是也有足證今本訛挽相兼者如貴以賤爲

本當從淮南原道訓作貴者必以賤爲號是也有足證今本衍

文者如柔弱勝剛強當從解老作損即自弱勝強是也有足證

今本訛字者如少私寡欲解老以不思與無欲對言而文選注

謝靈運詩注亦引私作思則私爲訛字不被甲兵解老被作備即不

恃甲兵之用以輔萬物之自然喻老輔作恃恃蓋待字之訛是

也以其不病二語亦當從喻老作以其不病是以無病若夫措其爪解老措作錯不可以

示人說苑君道篇示作借若冰之將釋文子上仁篇作若冰之

液爲天下谿淮南道應訓作以爲天下谿又作其爲天下谿故

知足之足常足矣喻老作知足之爲足矣或因形近或因義通

或損益助詞或屬別義亦古本老子之異文也

又如或不盈淮南道應訓作又

墨子佚文作有又有古通或復通有若可寄天下莊子在

宥篇作則淮南道應訓作焉焉則若義同亦古本異文

後世

而降各本互有異同凡與古籍所引相合者均屬未改之本如輕則失臣引於喻老長短相形引於淮南齊俗訓則河上本爲長故強字之曰道引於解老及牟子故人無棄人物無棄物引於淮南道應訓則傅本爲長功名遂身退引於淮南道應訓文子上德篇則王本爲短是則訛挽之跡非勘以諸子弗克明其有闡老子古誼者如常道常明解老以不易及有定訓常文子道原篇引之與變並言則恆久爲常治人事天莫若嗇解老以愛精神嗇知識相解呂氏春秋情欲篇亦引此詞則事有所節爲嗇不善人者二語喻老以紂索玉版事相詮淮南道應訓以子發用偷者事相詮則利而用之謂之資則攘臂而扔解老謂聖人復恭敬盡手足不衰則扔即因仍攘臂即行禮國之利

器二語韓非子內儲下篇亡徵篇及喻老均以刑賞釋利器以見釋示則此指臣窺人君賞罰言推之生而不有數語即呂氏

春秋貴公篇生而弗有諸義也

辭字同始畢說是

故能蔽不新成即文

子上仁篇自損蔽

能蓋同耐

不敢廉成不敢新鮮之義也卻走馬以

糞糞爲糞田說見解老及淮南覽冥訓若烹小鮮誼取不撓說

見解老及文子道德篇舊說昭垂義非後起若太上下知有之

韓非難三篇所述異于淮南主術訓失德而後仁節淮南本經

訓所述又異於解老若斯之屬亦足證古誼之歧蓋老子漢註

今既不傳欲稽古說惟資諸子諸子而外則他籍文同老子而

漢儒作解者亦足匡王弼諸家之缺如芻狗見於淮南

說山訓齊俗訓

證以高注則束芻爲狗與芻靈同載營魄見於楚詞

遠游

證以王

注則載訓爲抱營魄即靈魂此亦故訓之可稽者也故師培校

審斯書惟徵故誼及故誼罕徵始互勘本書以諍註說如常無

欲常有欲以下文常無欲可名於小相律則無欲有欲絕句

與常

無為常無名莊子常無有同

而貴食母以下文得其母相例則食母即得母

食德古恆互訛如周書王食孫氏

補易為王德是老子書又德得互用侯王無以貴高以上文為

天下貞相證則貴為貞訛高涉下高字衍質真若渝以上下兩德字相

較則真亦德訛古德字與真近又寵辱若驚寵疑訓貴與貴大患對文

餘食贅行食疑作德與行對文其所發正約百餘事按文次列

成老子斟補二卷以補王洪俞孫所未備若夫宣究義蘊以經

史大誼相闡明或侈述微言眇義高下在心比傳穿泐窮高遠

而乖本真今輯斯編概無取焉

老子韻表自序

近儒治韻學者詳於經而略於子然老莊管晏荀呂之書莫不

有韻惟老子純屬韻文所用古韻非惟足攷古本音也其有符

於古合韻者恆足徵雙聲通轉如第十六章以道協殆則以道

特雙聲讀道爲特猶易恆卦以道協始也第六十七章以先協矣則以先斯雙聲讀先若斯猶詩小雅有兔斯首斯當讀先也第三章以亂協治則以亂力雙聲亂音轉力第五十三章以劒協綵則以劒紀雙聲劒音轉紀是猶說文奕從而聲癩從璽聲也第二章以美協善則以善視雙聲讀善若視第五十六章以賤協貴則以賤才雙聲讀賤若才是猶說文貫從貝聲元從儿聲也第二十七章以妙協迷則以妙靡雙聲讀妙若靡猶蛾眉娥媼之通轉也第八章以爭叶物則以爭脂雙聲讀爭若脂猶楚詞以匹叶程也古籍音轉之例得此益章爰於校勘老子之餘萃上下兩經各韻語分部別居輯爲韻表意所甄明尤詳合韻俾世之覽者曉然於字音所轉必於本音之字爲雙聲則羣籍協韻之歧亦可援是遞推矣

荀子補釋自序

近儒所校子書莫精於荀子王氏集解又集眾說之成然疑誼
沈匿未發者仍不下數十百事如修身篇蓄然證以論語湟而
不緇蓄與緇同禮論篇物取而皆祭之證以禮記比時聚物取
與聚同正名篇徑易則不拂即大戴徑施則不拂易與施同大
略篇六貳之博下言則天府已即周禮六典之貳博為簿省疆國篇辭

賞也固與致命也恭對文固即修身篇倨固之固修身篇術順

墨與禮義倨固執詐精污並文墨即禮論樂論篇瘠墨之墨順本

誤字瘠與古文慎字近因以致訛後又易慎為順禮論以瘠墨與惑賊並言墨與賊惑猶左傳昏墨賊也荀以刻死附生為墨

附生即貪非解惑篇斯觀即墨子干莘之倒音干觀古通辛先斯聲轉宥

坐篇史付與左傳祝拊為一人修身篇佞兌而不曲與偷儒轉脫對文

而不二字為奕字之訛前儒所詮均非稿詁又考王制篇抃急

與左傳弁急同修身篇倚魁與大戴畸鬼同非十二子篇葦然

葦棣互通樂論篇流侵侵洎雙聲君道篇羿不世中中為簿籍

性惡篇驢驘爲赤馬與權爲赤色木同解惑篇賓孟與史記日者列

傳賓正同此亦前儒未詮之誼因此次已說成補釋二卷其有

疑義俟決者如王霸篇朴力寡能上言罕舉力役疑能爲罷之

稅王制篇同議兵篇奔命者貢上言奔命者不獲疑貢爲置之訛猶置

舍非相篇焉廣三寸焉疑通咽臣道篇定其當而當而疑作不

即當否也成相篇春申道紕上承展禽言疑係魯申之誤堯問篇繒

丘封人下言見叔敖疑係寢丘之段亦附存其說以俟博徵若

夫毛詩左氏荀爲先師古文家言憑斯可擷誼爲漢說所自生

亦依文詮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於西漢古文之學思過半

矣

呂氏春秋斟補自序

呂氏春秋東漢已無善本高誘序謂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

改定此其徵也今觀察微篇又反伐郢即左傳入鄭事郢蓋鄭

訛而高已訓爲楚都知度篇以柰何

淮南主術訓同

爲寶當從文子上

仁篇作禁苛而高以不可柰何爲訓召類篇攀於前新序刺奢篇作擁則攀係壅訛而高已訓攀爲曲審爲篇君固愁身傷身以憂之戚不得也莊子讓王篇作以憂戚不得也則憂戚聯文而高已訓戚爲近權勳篇若殘監子之類若殘文當互乙與知士篇剗而類同而高已訓殘爲餘審分覽夫其不明也律以上文明當作靜而高已按文生訓是高說之訛由於所據非善本後世以降則傳寫訛捩校者復以私意妄更故有高本不誤而今本誤者如仲春紀安萌芽三語季春紀省婦事仲夏紀靜事無刑據高注所釋則養幼少二語當在安萌芽前事當作使刑當作徑與淮南時則訓同今本均後人據月令所更必已篇尊則虧高以高位疾顛爲訓與虧誼不合蓋莊子山木作議本書以獻代議

誼均訓傾

虧乃後人所更遇合篇媼母執乎黃帝高以黃

帝說之相釋與執誼不符蓋論衡遇合篇作近本書作誓誓即

執乃傳寫之訛務本篇持諫高云不公正則高本作諛晏子問

巧以開春論皆來謂矣高云謂天子也則高本作謁用衆篇辯

議不可不為高注不可為聯文則高本無下不字義賞篇且成

而賊民蓋承上文成乎邪言在賞罰二語上故高注先述此詞

乃說慎字今本移賞罰二語下則語不相維觀世篇而佞進蓋

與賢者在下聯詞在不得休息四字前今本倒移其後則誼不

克通此均今本乖高本之真者也有晉本不誤而今本誤者如

任數篇北懷儋耳山海經注引作闕大荒西經蓋闕通作朶別本作

朶因訛為朶與淮南同後人習聞南方有儋耳又易為儋此今

本失晉本之舊者也有唐本不誤而今本誤者如適音篇移風

平俗治要引作風乎俗本位篇設朝而見之書鈔一百四十二引作

設朝見之禮諭威篇必反諸已治要引作必反人情異寶篇不

以利爲利書鈔三十引作可謂以不利爲利音律篇陰將始刑

治要作陰氣將刑用眾篇不可以爲賢主意林引以爲作化成

任數篇已得仲父之後書鈔引後作教四十高義篇不可謂忠

臣書鈔引忠臣作竭忠三十古樂篇水道雍塞選注舞賦書鈔

一百引水作陽去私篇腹醇書鈔引醇作醇三十侈樂篇其生

必傷治要引生作主主與民對任數篇習者曰書鈔引習作贊四十

論人篇以驗其人治要引人作仁大樂篇狂者非不武治要引

武作舞下賢篇帝者天下之適二語書鈔卷一御覽七十所引之

下均有所字知度篇是之謂重塞之主治要於重塞二字均爲

疊詞此又唐本勝今本者也若夫節士篇必見國之侵晏子上雜

作方即與字見國之必侵則故本必在侵上直諫篇免衣纒綵

說苑正諫作免於纒綵則故本衣作於當染篇貪暴可羞人故

本蓋作貪暴苛擾人與墨子同當染先識篇是知所以亡故

本蓋作所以存所以亡與說苑同權課用眾篇是教也教下挽

大辯二字節喪篇以生人之心慮以上挽非字有始覽陰陽材

物之精精上挽所以二字大樂篇凝漢以形漢為蹇之訛不廣

篇草中之戎草為莫之訛當賞篇從焉氏塞焉為烏之訛任地

篇無使之治治為忘之訛審分覽堅窮窮為叡之訛情欲篇修

節修為循之訛先己篇大水深淵成當作水淵深大成均為衍

字慎勢篇以宋攻楚當作以宋攻宋楚為訛文悔過篇要門而

歸之歸為鬻之挽用民篇次官也次為羨之挽必己篇門閭帷

薄聚居眾無不趨眾即聚字訛文辨土篇土則蕃幡而不發幡

即蕃字訛文而不亦音律篇太簇仲呂二節互相錯簡去尤篇

翔祥二字同字異文據莊子達生篇雖致誤之時今莫克攷然

積誤相沿蓋非一日故元明各本猶校畢刊為遜畢刊既萃眾

說而成嗣治是書復有梁蔡陳三氏王兪張孫亦多勘審惟補

挽正訛十僅得五師培壅治粗久以爲呂氏之書恆與諸子相
出入非互勘諸子莫克正高注之訛非旁攷唐賢所引莫由證
元明各刊之失因以畢刊爲主校審異同得失成呂氏春秋斟
補二卷高注訓詞章晰洞達典禮說或未達亦匡厥違如季夏
紀涼風始至涼即淮南天文訓溫涼之涼義與溫同慎行覽以
亡其大夫亡即左傳盟大夫之盟亡盟音轉長利篇協而蘧協
即莊子天地篇之悒悒協又訓和求人篇歸已君乎歸已即莊
子逍遙游之歸休已爲終詞貴性篇服是也辱是也服辱對文
上農篇是爲厲厲字絕句察微篇克夷夷爲楚邦邊邑報更篇
堪士堪即沈伏之沈是也若夫佚文挽句散見羣籍亦粗事甄
錄別綴卷末惟書鈔一百六所引歌白狐事係吳越春秋之誤
意林所引亦恆以注文攙入今概薙夷以判僞真是亦多聞缺
疑之義耳

呂氏春秋高注校義自序

呂氏春秋高注以治要所引勘之得佚注八條若注有佚句句有挽字以及文字殊異者約百餘則因思高注舊文唐代以降刪易孔多有因妄改注文而並改正文者如論人篇哀之以驗其仁注云仁人見可哀者則不忍之也後儒妄改爲其人由是注文仁人二字亦易爲人大樂篇狂者非不舞也注云雖舞不能中節後人妄改爲不武由是刪易注文更爲雖武不足畏有因刪注復加竄易者如蕩兵篇注水以療渴今各本訛爲湯火以熟食不可乏也兵以除暴亦不可偃亦承上言後人刪不可乏也四字則亦字無所承因改爲夫何偃也驕恣篇注自謂有過人智故輕物物人也以人釋物後人刪物人也三字則必輕物無注文因於故上增曰字有味注文之例妄更者如君守篇注自以其言爲當是以知其言之當此就正文言之當言後人疑當

爲複文易之當爲之狂貴因篇注不知其賢而用之故不治此
就用賢不知言非言不用後人以上文旣言不知遂於用上增
不字蕩兵篇注若順後人昧順有若訓以若爲如遂易爲若被
其化與審分覽以縱原作紛訓放達鬱篇以傲原作賤訓簡者同例

有因傳寫致誤者如適音篇養孩注云孩少今則並誤爲俠有
因後人據形近之字妄改者如功名篇注守情守也後人改情
爲清適音篇注事兵戍事後人改戍爲戎嗣外則知度貴直諸
篇注文訛挽字達廿餘即句末者也諸詞亦多省節此均今本
之異於唐本者也夫治要所引呂書十僅得一又於注文多節
引以校元明各刊本挽文佚句篇必數見則注文久非全帙矣
蟄居多暇因掇引治要所引殊文撰爲校義他籍所引有爲畢
校所未載者亦依次甄錄即高氏序文亦援書鈔九十所引互
審同異雖高注舊本之觀未克悉復然衡以畢刊夫亦稍近古

矣

呂氏春秋高注校義後序

予撰呂氏春秋高注校義成繼念注文訛脫有不必證以他籍而明者季春紀行之是令注云行是之令也當作行是月之令

淮南時則訓作行月令高說本之

今挽月字盡數篇為張為疔注云疔跳動皆

腹疾則疔上挽釋張之詞先已

裕字案當作論人

篇以自防禦注云防

禦仇也蓋正文之禦係衍文高以禦仇釋防勸學篇無乃畏邪

注云畏猶死也蓋死上挽畏字當云畏

句猶畏死也尊師

裕字案當

作誣徒

篇於師愠注云故怨于師上云愠怒也則怨亦當作怒孟

秋紀其帝少皞注云帝嚳之子摯兄也當作黃帝之子摯也

淮南

時則訓注云黃帝之子青陽也此其徵

今本係淺夫臆改論威篇過勝注云過猶

取也取當作敗與勝對文舉難篇難瞻注云難瞻則恐恐則離

叛故失所親梁氏謂瞻當昨瞻則恐亦怨字之訛愛類篇公取

之代乎其不與注云言公取石以代子頭乎其不與邪案不與猶言否歟高蓋以邪釋與邪上與字稿屬後人誤增若是之屬非惟背高氏之旨也即呂書之誼亦因斯而晦此亦亟當訂正者也

韓非子斟補自序

韓非子舊無善本乾道本雖至古然訛脫已繁近儒治斯書者

顧盧而外有俞

樾

張

文虎

孫

詒讓

三家長沙王氏

先慎

因之輯

爲集解又日本儒生若物茂卿蒲阪圓亦於斯書多詮發然校審訛脫說恆未罄以今考之知乾道以降各本或篇有脫句如主道篇臣不陳言而不得當下脫不得越官語有度篇先王以三者爲不足上脫法數賞罰語忠孝篇所謂威者下脫口口而口口語是也或句有脫字如五蠹篇文學者非所用與行仁義者對文

下文修行義當作行仁義

下文復言習文學則文上脫習字南面

裕字

案當作飾邪篇國雖大與上國雖小富對文則大下挽一字揚權篇

權不欲見素無爲見素詳二柄及主道篇二語並文則權上挽

一字是也又解老篇所以有國之術上挽生於二字五壽篇其有功也上挽以字有因挽字而文

互訛者如說疑篇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下二字均涉下文衍

律以上文續牙諸名蓋本文挽二字當作伯陽秦不虛通風

通佚文有雜衛即雜陶也雜頡形近互訛餘均悅佚晉字顛字亦後人妄增是也有

因後人增字足義而衍者如外儲說左上怠於行陣與惰於田

對文下文又言怠於行則陣爲衍文外儲說右不加貴於山與

貴於海對文則加爲衍文是也有因二本助字不同校者併合

而衍者如存韓篇而以與爭強與以用同外儲說右有漸而以

至以而用同是也有因形近而衍者如亡徵篇而爭事勢事即

爭之衍南面篇兩言始治始即治之衍是也有涉上下文而衍

者如解老篇立權議之士議涉上議於大庭而衍制分篇理當從

顧作不得相窺得涉下惟恐不得免而衍是也有既衍復訛者

如守道篇巨盜貞平與大勇愿對文上文復以愿對正則平為

衍文貞亦正字異體喻老篇王子期又作王子於期外儲說蓋

子訛為于于又訛於後人又於於期上增子字是也有因形近

而誤者如有度篇氓社稷氓即泯字言此乃齊楚滅人國之事也左傳不泯其社稷是其

徵安危篇殺天子也殺即殷字宋為殷後故襲殷稱猶晏子春秋問篇上親殷即親宋也難

二篇而作葬作疑作亡亡形近亡葬即上文之不葬存韓篇取韓地而隨之

隨疑作隳罷於內攻攻疑作政即征有度篇睢陽之事事疑作

爭亡徵篇小民右仗仗疑作伎八經篇相誨以和和疑作知是

也有稅書偏旁者如初見秦篇以此與天下證以下文舉荆舉

趙則與當作舉功名篇結之以成證以上文不足於信則成當

作誠外儲說右知貴不能證以下文歌不中宮徵不可謂教疑

貴當作遺又顯學篇顯而榮者者當作諸諸與之同是也自是

而外則初見秦篇東服於陳當從史記作保服字通老子保

南作服外儲說左上得衛當從新序作溫雜事溫衛聲近溫殷一

節令一篇殘佚孔多當據商君書勘補此均文字之亟宜校審

者也若夫證明故訓前儒所陳說或未當或訓詞缺如如難三

篇典成之吏成即獄訟之成存韓篇韓子子即所伐國之君呂見

氏春秋懷寵篇高注有度篇關其佞關貫義同說疑篇外接巷族巷隆義

同六反篇整穀穀與慤通即誠姦刳弑臣篇不怨怨與苑通說

林下篇可以得荆得與德同八經篇詭曰易易與施同后妃不

疑疑與擬同是也師培近治斯書詳正文字間申故誼成斟補

一卷以補集解所未備惟八經諸篇訛脫之文審正靡資前儒

所詮或憑臆定則日思誤書不得不期於後之邢邵矣

鬼谷子書後

秦刊鬼谷子據述古堂鈔本然亦非完帙書鈔九十九引鬼谷

子云木雖蠹無風不折牆雖隙無雨不壞牆壞於有隙木蠹於有節今謀篇挽上四語於下語二有字復誤爲其觀意林所引亦作有則其爲誤字甚明又書鈔一百四十八引鬼谷子云魯酒薄而邯鄲圍注曰邯鄲屬下有此亦今本挽文也陳本改注淮南子類

函本改注莊子均因謀篇載司南之車御覽所引作肅慎氏獻今本挽此文而改引

白雉云云秦校定爲注文孫詒讓札迺復據事物紀原所引定爲樂臺注今考書鈔一百四十於引本文外引本文載上有必字秦本無兼

引注文肅慎氏云云此爲樂注疑邯鄲條亦樂注意林引楊泉物理論云指南車見周官亦見鬼谷先生則斯書晉已盛行陶樂作注均不必疑其贗也

黃帝內經素問校義跋

黃帝內經素問校義一卷績溪胡氏澍著訓時爲善易搏爲專以及至人名木二條均窮探聲音訓故之原惟原書不妄作勞

胡氏據全楊本易爲不妄不作其誼甚允復引徵四失論妄言
作名以證妄作對文作義同詐則殊不然作即創始之義不作
者與老子不敢居天下先同若改作爲詐豈妄言作名亦可稱
妄言詐名乎又原書若有私意若已有得胡氏謂當作若私有
意猶言私有所念已與私同猶言私有所得案若有私意與詩
如有隱憂例同意與臆通猶後世所謂竊念默測也若已字當
從趙氏之謙說訓爲已然之已亦不必訓爲人已之已也又原
書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胡氏以天元紀大論之文爲例易爲
金木者生成之終始案能始二字義亦可通能台古通如三能
亦作三台是

漢書天文志三能文
選盧諶詩作三台

故禮記樂記正義云古以今

能字爲三台之字疑此文能字亦台字借文胎從台聲爾雅訓
胎爲始則台亦兼有始義能始疊詞同訓與上文徵兆同若夫
虛无之守胡氏易守爲字案守字從宀居位曰守則守字引伸

亦有居義不必易字而後通此均胡說之失也考內經一書多屬偶文韻語惟明于古音古訓釐正音讀斯奧文疑義渙然冰釋胡氏之書卷帙雖鈔然後有爲醫經作疏者必將有取于斯書則疏理古籍之功曷可少哉

賈子新書斟補自序

賈誼書載漢志儒家計五十八篇凡誼文載本傳及入食貨各志者均散見五十八篇中蓋所上之疏所著之書恆旨同篇別離合省併不必盡同近劉端臨漢學拾遺指爲班氏所刪併似未必然考宋代以前所徵引或曰賈子新書或稱賈子或曰賈誼書均即今本惟卷目分併不同具見盧序俗稱或祇標新書則稱名之訛也斯書刊本以南宋潭本爲善如過秦上篇雲合

而響應而與下句而字對各本刪而字中篇是言取與守不同術是言即史記此言各本作

推是言之守上有攻下篇楚師深入與史記合各本師作沛藩字推即上權字訛文

疆篇國北最弱各本北俗激篇乘傳而行諸侯郡漢書作郡國

彼之國與郡並文各本刪郡字此漢書作郡國瑰瑋篇而有布帛之饒各本而上親疏危亂篇

與諸公並肩而起同漢書他匈奴篇連比有數比猶類各傅職

篇以道與敬與國語作臨輔佐篇春夏秋冬馬之倫色此即駕

各本馬無奧突之位字同見莊子與交先醒篇辟艸而施教句百

姓富句民恆一治而外施教道術篇令名自命句物自定各本

衍宣均較他本為長盧校雖宗建潭二本然恆取資他刊以已

意相損益義若罕通則指為衍羨之文由是有誤增之失如六

鑑者所以能即古態字言物由有誤刪之失如淮難篇淮南

乘之君為句或赴下有訛又有當易而不易如益壤篇代北邊

二語當衍而不衍之失如益壤篇末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

別本併近儒匡盧失者惟俞氏平議孫氏札迻嗣外則德清戴

氏壁海寧唐氏仁壽南匯張氏文虎均有校訂之詞惟說多亡

左 盧 集 卷七 十五

佚師培幼治此書以爲南宋以前故本今不克睹爰取唐宋類

書子鈔所引與各本互勘知建潭各本或篇有挽文如類聚卷

十一所引有神農以爲走禽難以久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

艸察實二字當互乙鹹苦之味教民食穀三十字御覽七十八引同

八百三十七亦引書鈔卷八亦引教民食穀語此蓋修改語上篇挽文

初學記二十二云古天子二十而冠帶劍諸侯三十而冠帶劍

大夫四十而冠帶劍隸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帶劍無事不得

帶劍注云見賈子二十六所引又有天子黑方履諸侯素方履

大夫素圈履三語蓋等齊諸篇挽文又御覽三百六十八裕字案當

作七所引有沸唇投塞垣之下七字注云匈奴號也疑亦匈奴

篇挽文然均無稿驗此佚文莫詳何屬者也禮篇太公弗與下

類聚四十所引有文王曰發嗜鮑魚何謂不與十一字御覽二

百六同惟鮑作鮑注云太何反則所據與修改語下篇聽獄斷

類聚殊然書鈔三十七亦引作鮑

治下治要所引有刑仁于人者謂之文誅矣故三文行於政十

六字下與立

潭本誤作仁

於治二語接

無此數語則數節文弗一律

此亦各本之

說文也至於句有說字得證尤多如等齊篇天子宮門曰司馬

據類聚

三六

所引則馬下有門字益壤篇高皇帝以為不可據

類聚

四十五

所引則可下有制字

又上文功臣作有功之臣

保傅篇習與正人

居之不能毋正也

潭本說此五字據程本

據意林所引則也上有人字

又下

二齊字皆作楚

連語篇半以為當罪二語據治要所引則半上有羣臣

二字春秋篇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據書鈔

下有疾字禮篇不登於俎據御覽

二百六

所引則俎下有豆字先

醒篇謂先寤所以存亡者此先醒也據治要所引則謂上有此

二

之二字也上有者字修改語下夫舍學聖之道據類聚

則夫下有人字聖下有王字立後義篇而所以有天下者以為

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據治要所引則有上有長字為上

卷一

所引

有其字又下句隱其惡上有又春秋篇糗食雁類聚引作鳧雁

五八十 修改下篇婦爲其衣治要引作婦人均足補各本之缺自

是而外有足證各本衍文者如傅職篇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

不經不法不古據類聚所引六四十 當作教誨諷誦書禮不經不

法餘均衍文立後義篇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至秦爲無道別

本聖帝下作至治其道之下當天下之散亂據治要所引當作

其道之也當也道與導同餘均衍文先醒篇惠然獨先乃學道

理矣據治要所引當作慧然先達於道理矣則獨乃均衍文學

當作達大政篇吏以民爲能不能治要引作能否則不即否字

下能字係衍文修改語下唯攻守而勝乎同器別本勝作戰治

要引作攻守戰守同器則中挽戰字而乎爲衍文是也有足證

各本訛字者如春秋篇煦牛而耕類聚五八十 煦作餉修改語不

死軍兵之事書鈔五十 作兵車春秋篇小能生大稽瑞大作巨下與

叶韻階級篇近於帝上類聚上作王五十九 修政語下則已得其命

矣治要已作民是也推之春秋篇皇天無親治要引作天道傳

職篇不知日月之不時節書鈔五十一 引作不得節諭誠篇惡與

偕出弗與偕反也潭本多換 初學記二十一 引惡作思偕反作入

亦均故本若夫過秦上奮六世初學記五 引奮作纘春秋篇而

易一石秕類聚五十八 引易作得其詞雖別義得兩通又春秋篇

是夕也治要作昔官人篇憔悴類聚四十五 作愁先醒篇惛惛治

要引作忙忙退讓篇茆茨治要引作蒼葢此亦唐宋各本異文

惟過秦下此言勞民之易為仁意林引仁作政春秋篇而不知

大計類聚五十八 引計作害道術篇各得其當白帖三十一 引當作常

修政語上憂務故也御覽二十八 引故作民修政語下民積於順

治要引順作財民富且壽書鈔五十一 作民宜其壽連語篇提石之

者御覽三百七十六 作以石抵之者則詞義均別尚俟折衷其有字

異義同

如益壤篇而虛其國類聚四十五虛作空春秋篇半以爲不當治要不當作無罪春秋篇親民如子治要如作

猶論誠篇速以王禮葬我御

或損益助詞

如制不定篇故戰濁

覽三百七十五作人君是也 無八戰下有於字連語篇棄之玉門之外御覽三百七十六者尤

不勝縷述然此猶六朝以下之本耳由是上溯則周書左傳國

語諸書爲賈說所本大戴漢書恆以賈書錄入周秦兩漢諸子

又與賈子所言相出入非互相讎對則訛文莫克正疑義莫克

昭如耳痺篇城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藏之實毀十龍之鐘證以

淮南

秦族訓

燒高府之粟又證以呂覽

分職篇

出高庫之兵則執當

作爇與燒同義高下挽庫之二字勸學篇若饑十日而得太牢

焉是達若天地證以文子

精誠篇

勤苦七

十七古籍互訛

日不食如享太

牢又證以淮南

修務訓

達略天地則若當作苦而與如同達若猶

言達略時變篇胡以孝弟爲節及居官節訛挽罕通然詞爲貢

禹疏所本以漢書禹傳勘之則驕恥偏而爲祭尊即彼傳勇猛

以臨官乃驕偏二字見荀子而祭此字仍訛尊耳之訛上挽七字隱機肝

視而為天子即本傳目指氣使斯為賢則天子乃夸字之訛下

材士禹傳作壯當從之勸學篇榆鈇鈇四語及昔者南榮佚當作侏數語解

者各異然詞與淮南同以修務訓勘之則榆鈇鈇以下即彼之

揄步下有挽雜芷若籠蒙目衍字視冶由笑也步步二語即彼之跋

涉山川冒蒙荆棘也又如先醒篇戚然二語據說苑君道篇則

在上挽不字錯當作惜修政語下故是以明上之於君也據說

苑君道篇則故為衍文上當作王大政下國之治政二語據周

書殷祝解則衍察理在其四字國即彼文諸侯士字亦疑衍容經篇為師之

道節據繁露玉杯篇則挽時早晚三字春秋篇而天召以妖證

以新序雜事二天以戒寡人則召當作詔我字衍詔戒義同容經

在小不寶證以淮南汜論訓不塞不窕則寶當作窕猶晏子春秋訛壞室

為壞室塞義同推之大政篇使民與當從鬻子作興禮容篇魂

魄已失當從左傳作去胎教篇荷斗當從大戴作倚倚同敲耳

痺篇衡他本苴當從淮南覽冥作銜席苴涉下退讓篇必誨莫

令人往當從新序雜事作每暮至於傅職一篇當以楚語刊其

訛如以輔相之下捩誦詩二字制義行保傅一篇當以大戴正

其誤如天字有過是餘則當校以漢書上過秦以下廿餘篇當

援史記漢書之文正其衍義如宗首篇此時而乃欲為治安乃而

近當依漢書刪乃聚二字孽產子篇編下偏字經履捩如瑰瑋

從漢書誤訛如過秦中循行循當從史記作修階級篇體貌羣

增足字誤訛臣羣當從漢書作大折節致忠折當從漢書作抗

人務節行務當從漢書作矜俗激篇行義非循當從漢書作

修憂民篇行天時不雨天當從漢書作矜俗激篇行義非循當從漢書作

而圖之漢書試作駭則試為之字若孽產子篇民賣產子漢書

作僮者則篇名產字亦當改易作童此均盧校所未及也然漢書所載亦有誤文如階級篇主爾忘家三語建本爾作醜而漢書則作耳蓋漢書易醜為恥恥捩為耳後人據以改本書又易

耳爲爾宗首篇雖堯舜不能漢書能作治蓋古字能作台後人

誤更爲治推之過秦中即元元之民史記誤即爲則保傳篇明

精精當直國語誤直爲意此則本書之長于他籍者也師培校

勘斯書歷有年所互勘之餘間以己意相發正有以本篇之文

互證者如銅布篇言雜石鉛鐵復言雜以鉛鐵蓋古本均作呂

一易爲以一訛爲石鑄銅篇及石雜匈奴篇言今天子自爲懷

其民復言壞其目壞其口壞其耳壞其腹壞其心蓋古本均作

懷此即五餌亦即下文之與漢書同嗣則均易爲壞北宋以前

以祁本書之惟懷民之字存階級篇不及士大夫古無刑不及

士之說證以下文刑不及君子漢書作大夫則士爲衍文容經

篇姚不惛卒不忘姚卒即對言則姚當作桃胎教篇威王以齊

疆二語以簡公爲威王裔則王當作公即齊桓公也匈奴篇言

使付酒錢又言皆謀士也證以下文奉酒及窺謀等語則錢乃

璣字之訛謀爲諜字之訛士亦是也有以他書相比傳者如耳

痺篇何籠而自投水三語據左傳賜以屬鏤之文籠與屬鏤音

轉如方言車鞣篋或謂篋籠是則籠即屬鏤自投當作自殺言揭劍以水爲

衍文故下復范蠡負石而蹈五湖別本均作負室而歸據史記

范蠡裝輕寶珠玉浮海事寶室形近與容經室則室當作寶負

與載同匈奴篇幸假之但樂據琴操怨曠思惟歌元帝爲匈奴

陳倡樂則但當作倡孫氏札逢有此是也有據字形正其誤字

者如時變篇衣服循也循當作修矯誣而家美美當作羨權重

篇未在所制制當作刑形刑古通如淮南一人之淮難篇解之

金道以爲之神神當作綫如呂覽尊師羈金當作峯峯嚴古通

是也有據字形定爲衍文者如階級篇則苟若而可若即苟字

之訛漢書審徵篇啟疆辟疆天子之號也啟疆即辟疆之訛大

政篇故政謂此國無君政即故字之訛是也有據聲同定爲通

段者如孽產子篇芘施與左傳差池文選傑池同容經怫然與
大戴拂然呂覽艷然同等齊篇撰然同選數寧篇疑尊同擬道
術篇假譚爲怛匈奴篇夫或人即彼國人是也有審文正其衍
悅者如等齊篇御既已齊已與既同當刪既字准難篇然而淮
南王天子之法王下當補於字是也若夫詞義幽眇非釋弗明
亦疏通證明以更舊說又左氏國語賈所稱引恆爲故誼如大都篇
陳蔡葉不羹即左傳四國蔡葉形近故傳挽葉字意有所伸亦
又審微篇賞于奚以溫足補左傳賞邑之缺是加筆述萃爲三卷顏曰斟補因思荀韓之書長沙二王已撰集
解賈書雖稍後然洞悉六藝疏通不誣前制故言託斯可考集
解之作闐然莫聞則旁掇眾說以治賈書文宗潭本例宗王氏
固師培有志未逮者也

春秋繁露斟補自序

繁露自北宋中葉書已殘佚樓郁序稱書十卷歐陽修書後亦

謂纔四十餘篇所據疑即郁本書後又謂館中所見有八十餘篇民間又獻三十餘篇數篇在八十篇外崇文總目亦言繁露

八十二篇蓋修於館中所見者即總目所著之本校以民間所

獻仍缺數篇則八十二篇亦非完本矣宋館閣本亦有缺頁袁

藏繁露缺兩頁館閣訂本亦復爾爾後全龜公武郡齋讀書志亦

言八十二篇則所藏同閣本至於南宋黃東發日鈔謂中興館

閣書目止存十卷三十七篇案南宋館閣書目祇言十卷程大昌秘書省繁

露書後謂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進又謂通典寰宇記所引

多今本所無則南宋館閣之本二一為十卷三十七篇本一為

十七卷本胡槩所刊羅氏本亦三十七篇或即館閣十卷之本

較修所稱四十餘篇復有所缺然樓鑰謂程引三書之言皆在

其中則三十七篇之本又較十七卷之本不同嗣樓鑰得潘氏

八十二篇本刊之江西校以北宋閣本及龜氏藏本篇目均合

然樓跋已言缺三篇時別有十八卷寫本亦缺三篇見陳氏直齋書錄解題明人所刊均本樓刻惟復有訛脫乾隆聚珍版本據大典所存樓本以正明本訛脫近盧凌二本均以聚珍本爲主惟盧氏校本兼以明蜀本何本程本相勘或以己意相改易此繁露各刊之得失也然八十二篇既非完書況於七十九篇之本故唐宋類書所引多繁露佚文如類聚六十一所引有禮天子之宮四十四字三十八所引稱董生書有理者天所爲五十三字書鈔八十亦引禮人之防也十書鈔十一所引有仰山二字四字御覽五百二十三亦引之均今本所無又樓本稱寰宇記所引三皇驅車抵谷口在胡本中今本亦無斯語則三十七篇之本雖遜今本之全然彼本所存之語亦或爲今本所無若夫脫字訛文盧凌所校俞孫所糾亦僅十得四五故魚魯雜揉致難卒讀仍如凌氏所言師培校審斯書以爲宋代以前故本今不克徵惟唐代類書所引尙足

正今本訛挽如服制象篇蓋玄武者數語據初學記二十六所

引則右字當從別本作後居首下挽者武二字威上有字為衍

文王道通三篇古之造文者節據類聚十一所引則之中當作

之才王者下挽其字連下衍其字參下又衍通字同類相動篇

軍之所處以棘楚據類聚六十九八十九所引則以上挽生字

又下皆有之類聚六十九皆作均五行順逆篇鳳凰翔據稽瑞所引則鳳上挽

如字如即順命篇德侔類聚作天地者據類聚十一所引則下

挽稱皇帝三字又下文右王道通三篇天仁也舊本作大仁考

類聚十一引作王者必法天以大仁覆育萬物則天當作大郊

義篇王者歲一祭天於郊考書鈔九十引作古者一歲則王當

作古若夫執贄篇羔食其母類聚九十四食作飲循天之道篇

焦沙書鈔一百五十五沙作金又書鈔八十四引此篇陰亦為

北宋以前故本唐類書所引有約本書之詞者如初學記三十

國身篇為精類聚二十精作賢服制象篇刀之在右白虎之象白帖十三引右字白字均作古是也均不得據以改今本若

唐人所引無徵則繁露一書多本荀卿管韓與淮南賈劉之書

相出入參互勘驗訛捩斯呈如玉杯篇既美其道節證以賈子

容經則此文當作又慎其齊行為衍字時早晚與下二語對文

省其所為二語為當作省因艸書形近而訛成湛均堪字之訛蓋堪形近湛又

正文作戔形與成近故一訛為成一訛為湛愈序篇論春秋節及引子夏語證以說

苑建本篇及韓非子外儲說右篇則而為國家賢賢當作覽即說

苑所謂鑑故下言不覽於春秋一朝至耳一上捩非字彼云皆非一日之積除

禍即除勢滅姦之義精華篇陰滅陽證以說苑辨物篇則滅當

作滅治亂五行篇則冬大寒證以淮南天文訓則寒當作雷王

道篇爾虜焉知新序義勇篇作爾何知則爾虜焉知為句郊祀

篇過而不濡荀子法行篇作溫潤而澤則過義同和郊祭篇嘗

黍稷說苑修文篇言秋薦黍則稷為衍文祭義篇亦舉若夫服

制篇天子服有文章節本於管子服制篇與賈子孽產子篇相
類山川頌水則源泉混混云云節出於荀子宥坐篇為說苑雜
言篇所本校審訛挽惟彼足資及子書罕徵始旁徵他籍如止
雨篇書十七縣以漢書所載江都國封域證之則十上挽二字

吳王濞傳言王五十三城地理志又言江都所封不得吳吳即
會稽而漢志所載會稽屬縣為數二十六是江都於吳國五十
三縣中舍其二十六縣滅國篇盟會要篇弑君三十一惟王道
也則為二十七縣甚明

以公羊經傳所書弑君證之則一當作二若是之屬均以互勘
而義昭互勘而外間以己意相詮知本書之文有因形近互訛

者如空處與空虛互訛天辨人在篇天道無二篇
陰陽終始篇陽尊陰卑篇休與伏互訛

陰陽位篇及是也有因形近致誤者如楚莊王篇弗修規矩修

當作循官法象天篇修於官制象天篇選而賓之賓當作實與

對天道無二篇物而書之物當作據俗書據作據保位權篇以

行賞罰之象行當作形如天之為篇除而殺殛者者當作諸是

也有因傳寫致挽者如四祭篇以奉祀先祖證以上文祖下挽
父母二字五行五事篇水潤下也證以上文上挽然後數字是
也有因形近誤衍者如考功名篇積聚之聚即下文眾字之衍
故立元神奉本篇不能至王至即王字之衍是也若夫三代改
篇無聚字制質文篇爵國篇五行相生篇以本篇之文互律訛文佚字數
以百計甚至二良人訛爲二卿爵國篇田官司農訛爲農之本五行
相生篇仍襲莫匡誦習奚資爰萃輯校義末附逸文成書二卷顏
曰斟補閱說詭詞概屏弗道嵬儒夸士以不賢識小相詬病固
所甘也

法言斟補自序

宋本法言其最著之本三即治平監本

即本宋庠所藏
李注及音義本

宋吳本

音義稱
俗本

建寧四注本是也元代纂圖互注本明世德堂本均以

溫公集注爲主遠則導源建寧本近江都秦氏影刊治平監本

餘姚盧氏所校本

依宋槧
正明刊

亦為嘉定李氏所刊而德清戴氏

鑒

復得影鈔北宋嘉祐本

得於何所
不可攷

其副本為予所獲持與秦李

諸刻互勘如學行篇無心作無止重黎篇章立作章立成均與

天復本合重黎篇守失其微作其微

蓋微與
善同

與音義所引或本

合始六作始六世

漢自高祖至武帝為六世始六世之詔
言霍光之治本先皇之詔令以為基也

與溫

公所引李本合若夫吾子篇景差作景蹉重黎篇爨布不塗作

不倍並足徵所據之古故治平各本字或稅訛均當據斯定正

由斯上溯則引於六朝唐宋各書者均為故本如淵騫篇不屈

其意舊鈔本華陽國志引意作志吾子篇山崕之蹊御覽

一百八十

四引崕作徑五百篇逆其所順類聚十二引順作從寡見篇航安

則人斯安類聚十七引人作民引則作而孝至篇或問泰和曰其

在唐虞成周乎文選注

七十

引泰作太引乎作也

各本異文又重黎篇問左氏類聚

五十

所引下有傳字此各本

也即古
耶字均與

之稅字也學行篇吾未見好斧藻其德御覽一百八所引無好

字此各本之衍文也淵騫篇周之順赧以成周而西傾書鈔十四

三引順作從則順與自同俞正燮謂即慎觀王非問神篇天地之為萬物

郭二語書鈔九十引無兩之字上郭字亦作郭則兩郭字為對

詞御覽六百八是均確為古本若夫吾子篇子戶乎曰戶哉戶

哉御覽一百八引作子戶乎曰我戶哉學行篇其樂不可量矣

文選注三十引作其樂可量也寡見篇良玉二語下何謂也初

學記二十引無謂字五百篇知聖而不能也類聚十二引無也

字又上曰知咸足證今本衍稅之文意林所引厥善亦同惟五

百篇既望則終魄於東書鈔一百引作月之望而魄落於東則

係點竄本書先知篇民有三勤節書鈔七十所引亦互易其文

問神篇萬物作類注以各成其類釋之書鈔一百四所引則以

萬物各成舊訛其類也為本書均不得據為故本也自是以外

則各本李注校以舊籍所引亦多訛脫如學行篇懷金孝至篇

泰和據文選注所引注文一捫金金印也四字三十一引一捫天下

泰和四字七引則知北宋嘉祐本已乖故本之真舍據他籍訂

正奚從至於詮釋之詞則近儒治此書者盧氏而外有王氏雜

志洪氏叢錄俞氏平議孫氏札迻均精音訓故補正前說惟微

旨奧訓尙俟闡發爰於校勘之餘撰爲補釋綜論厥例析爲九

端有於古本擇所折衷者如淵騫篇宋吳本巽以揚之巽係翼

字訛文當從李本問道篇李本請問禮莫知禮據下文禮字增

入當從天復本修身篇糟苧當從柳本作精苧精熒對文寡見

篇春木之芒當從吳本作茈茈鶉協韻是也有以本書彼此互

證者如問道篇他則荅荅即吾子篇說鈴之鈴是也有據他書

訓故易舊說者如學行篇分其弓分當訓裂問明篇舉茲以旃

旃當訓表是也有以同聲之字訓釋者如問神篇其書譙乎譙

即樂記噍殺之噍五百篇險而無化險即荀子檢式之檢重黎篇可謂伎矣伎即史記枝梧之枝淵騫篇叔孫通槩人槩即荀

子漸詐之漸是也有以音近之字訓釋者如問明篇匪堯之庭

證以考工鄭注改飛為匪則匪當作飛五百篇關百聖證以禮

記關穀即貫穀則關當作貫重黎篇肥矣哉證以周易肥遯即

蜚遯則肥義同蜚指超然高舉言重黎篇天胙光德而隕明忒證以賈

子以盲訓萌則明義同盲盲為冥義此以忒對德以盲對光是也有以聲轉之

字訓釋者如淵騫篇蛛蝥之靡與壯士刺客對文則蛛蝥即豎

儒與掇儒為侏儒異文同例孝至篇天地之得與斯民之得一

人之得並文則得即中字與周禮師氏故書中作得同例是也

有確正本字為訛者如問神篇不手手當作丞即垂字古文先

知篇修之以禮義修當作循即順字異體淵騫篇忠不足相相

即說文相字訓為高貌是也有改易舊注句讀者如序篇讀終

後誕章乖離爲句動不克爲句是也有雜引古事相詮證者如

據三國志

秦必傳

華陽國志以釋李仲元據御覽所引劉向書以

證童烏是也若夫據法言所引經文以證家法之授據時制以
詮立言之旨意有所會間著其詞惟誼爲昔人所陳則均從略
其所未備始事引伸惜侯芭諸家注文隻詞弗具莫由上稽漢
說斯可惜耳

錢校申鑒書後

申鑒以錢校爲善惟未以意林所引互勘今以意林校錢本如
政體篇危國作害國時事篇書藏作書朽俗嫌篇學必至聖四
語作學聖不至聖可以盡性學壽不至壽可以盡命雜言上篇
則可有聞作則有所聞均較錢本爲長若政體篇五經作五典
後復申之作今又申之謂之申鑒作故曰申鑒爲能爲忠作作
能作忠私政作內政雜言下篇想伯夷作思伯夷思四皓作省

四皓懷閭室作懷安者而知均作乃知下無夫字足羞足恥足鄙以上均無也字所據或均故本惟政體篇爭明作爭盟雜言下篇穢志作穢妄則爲誤字所引三曰致武事四曰禁數赦二語與時事篇文違亦爲誤引又總引政體篇上冠序云二字疑謂之申鑒上均屬序文其下始屬政體篇至斯書訛挽亦有錢氏未及正者如政體篇其修一也修當作循民必交爭上當疊掠奪二字時事篇而皆自謂古今下挽文字昔先師歿而無聞昔爲衍字即上質字之訛俗嫌篇則生疾矣則下當有不字是也又政體篇粵有虎臣指董卓言俗嫌篇羌亥羌即慶忌亥即朱亥黃注均誤錢氏亦未糾故附記之

白虎通義佚文考

白虎通義佚文莊氏斟補略備惟原本北堂書鈔莊未克睹今取孔刻書鈔勘之卷九十引本書云祭宗廟所以五月之節者

何尊陽也五月止卑在上尊貴故于是禘之春秋七月禘於太

廟比夏之五月也

原本也下衍月或二字孔刻刪

此亦宗廟篇佚文又卷七十

九所引有所貢如上之意六字蓋貢士篇佚文又莊輯朝聘篇諸侯朝聘下據卷八十一所引有選鄰國也往朝聘之八字下有問字宗廟篇所以象生之居也下據卷八十七所引有所以屋何來神備也八字上室字亦作屋此均通義故本也又卷九十所引持其統不離間陳本挽下三字莊輯宗廟篇遂據宋書臧熹傳補而不絕三字卷八十一引是以皆得行聘下無問之禮也四字莊輯朝聘篇亦據陳本妄增非援據舊鈔訂奚以復通義故文乎

又案莊氏於舊籍所引佚文有莫克定其所屬者則入雜事

篇然通典所引修爲祖神條必五祀篇挽文彼篇以門戶中

雷竈井爲五祀而冬祀行一語則著於月令彼篇必援引斯

文以廣異說當有或曰冬祀行一節行即祖神共工氏以下
蓋皆彼節之文若夏稱后殷稱人一節存於禮記正義則又
號篇之挽文也又記

白虎通義斟補自序

近儒治白虎通義者有盧莊陳三氏師培近讀其書復博考羣
籍勘以元明諸刊本成斟補一卷因敘其端曰通義自大德本
以降久乖故本之真其殘佚之文無論矣文或倖完亦復艱於
習誦故師培今治斯書於三氏證明而外有據舊籍所引證其
挽者如諡篇文者以一言爲諡據書鈔所引九十下挽文王武
王是也一語社稷篇亡國之社稷據書鈔所引八十下挽蓋掩
之三字封禪篇嘉禾者大禾也據稽瑞所引房戶連闕則連下
挽闕字御覽所引連下必九尾者何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
據稽瑞所引則何下挽九德也三字禮樂篇節文之喜怒據書

鈔十八所引則節文應作節民上挽得字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

忿窒慾正人之德也據書鈔所引九一百則瑟下當有一也之文

或嗇也諸字後人所加德上亦挽一字是也有互勘他書證其挽者如爵

篇楚勝鄭而不告從而功之以公羊告從不赦不祥證之則不

下挽有字功當作赦陳氏亦言功當作赦宗廟篇其懷任者也以周禮鄭

注擇取不孕任證之則去上當補不字是也有勘以本書證其

挽者如爵篇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與下不相屬

疑何上挽周則令侯從公六字宗族篇必桑弧者下言相逢接

之道蓋以相逢況桑蓬之音則弧下挽蓬矢二字下桑者亦當作桑蓬者

是也有據舊籍所引證其訛者如封公侯篇子孫皆無罪囚而

絕據書鈔所引四十五囚為惡訛四時篇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

據書鈔所引十一百五言之為之道之訛嫁娶篇婦人因夫而成

據書鈔所引四八十夫當作適與上適人相應紼冕篇收而達故前葱據

書鈔所引

一百二十七

葱當作兌

即銳字

是也有互勘他書以證其訛

者如嫁娶篇女必有緇繡衣若笄之九字爲盧本所刪證以儀禮昏禮記則爲女必有正焉若衣若笄之訛五刑篇公家不出證以王制公家不畜刑人及示弗故生出爲生訛三教篇不教而成證以繁露無其質則質樸不能善而爲不訛封公侯篇上以收錄接下證以孝經援神契收當作敬五行篇始復諾證以周書小開寶典解諾當作落是也有勘以本書證其訛者如攷黜篇雖反無益證以嫁娶篇百亦無益反爲百訛著龜篇亦不自專證以下文示不自專亦爲示訛是也有據本文之旨證其訛者如禮樂篇謂傾先王之樂明有法示正其本傾當作順示正當從吳本作不忘封公侯篇又曰孫首也孫首即遜道之訛下庸字亦當作慮是也有據舊籍所引證其衍者如號篇與天地通靈書鈔引作與元通靈十則天爲元訛地爲後人所附益

紼冕篇行以蔽前者爾有事據書鈔所引一百二則行當作所

爾當作示蓋示訛為介後人更為爾者為衍文是也有互勘他書證其衍者

如爵篇引尚書侯甸男衛作國伯證以酒誥作即衛伯兩字之

訛封公侯篇故禮曰公士大夫子子也證以王制大夫二字均

天字之訛此當作公士天子子也公士二字蓋以地則同公爵則同士故佚禮有此稱非儀禮公士大夫之公士也

至天訛為夫別本又訛為大後是也有據字形證其衍者如諫

諍篇右弼主糾糾糾當衍其一性情篇無不色青目賑張者

賑張當衍其一是一也若夫傳寫致訛非互乙莫克通亦參勘本

篇之文以通其讀如嫁娶篇下卿大夫禮也故喪服小記曰禮

字當在故下喪服篇明死復不可見當作明死不可復見是也

其有後先錯簡詞義弗屬亦鈎覈各詞互相勘合如五行篇土

在中央節水味節三軍篇穀梁傳節聖人篇禹湯聖人節以及

五經篇各節是也又通義之文簡質近古或所用非正字誼有

所伸說亦附著如爵篇即言王侯即訓爲若聖人篇是爲滋涼
滋涼即子諒三正篇當因句其改之耶因改對文天地篇性情
生汁中汁與協同五刑篇不得服服與衣同是也若夫古文今
文之殊周禮殷禮之別則陳氏考訂博集眾長惟古文遺誼或
審別未諦匡違正失說均別見非斟補所具也

風俗通義書後

近儒治風俗通義者惟盧氏拾補考訂較精嗣惟孫氏札迻發
正廿六事今考皇霸篇董其是非而綜其詳開矣疑略訛開陰
陽布剛剛下疑挽柔字納襄冠帶似指討子帶言冠爲誤字列
言於周室言疑名訛正失篇長萬物之宗盧校改爲宗者長也
萬物之長案萬物之宗當從書鈔作爲物之始九十一牧子班錄
子爲守訛十反篇弟子使客殺人書鈔引作弟子奕三十則今
挽奕字豫章太守節文多訛挽書鈔作豫章太守李章舉汝南

封新太山日

以今本周
字爲長

爽等爲孝廉日等未行章病物故

七十九

似較今本爲昭聲音篇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盧謂初學記引作君臣以相御今考書鈔引作樂之紀也與八音兼行由君臣之相得一百零九則今本行下脫六字又秦人鼓之以節歌書鈔所引下有象形也三字一百一十不知誰也書鈔所引也上有作字一百一十七均爲今本脫文山澤篇部者阜之類也書鈔引作培塿者一百一十七此承上文引左傳言似以作培塿爲長蓋盧引書鈔僅據陳本故所引不能無失也

六帖書後

歸安陸氏作宋槧白氏六帖類聚跋定帖注爲晁仲衍作又謂仲衍注六帖時本與原書別行故曰後集至刊板時乃合爲一今即明刊白孔六帖本考之卷四十九賜婦人門白所載之目曰石窳曰賞延於室曰婦人無爵曰恩自宸極均就賜及婦人

言孔所標之目曰賜以宮人曰賜美人六人曰元宗以宮女賜
知運等曰賜宮人曰賜女樂一部曰賜宮女二人均就賜以婦
人言豈孔據白書單行本未見晁注以至誤會其意歟斯亦陸
說之旁證也

雜之致新出

人言堂戶雜白青單行本未具異者以至賜會其意神漢衣到
取事者曰觀宮人曰觀文樂一語曰觀宮文二人曰魯觀以誠
言其神觀之目曰觀觀宮人曰觀美人六人曰
桂林鄭裕孚校

左龔集卷八

儀徵劉師培申叔

文學出於巫祝之官說

說文祠字下云多文詞也蓋祠從司聲兼從文詞之詞得義古

代祠祀之官惟祝及巫說文祝字下云祭主讚詞者輔行記弟

作祭主申讚辭者也從示從几口一曰從兌省易曰兌爲口爲巫巫字下

云巫祝也又曰龔古文巫如此案古文巫字蓋從兩口即周易

兌爲口爲巫之義虞翻注周易大有云大有上卦爲兌兌爲口

口助稱祐口助者祝之職也與說文祠多文詞之誼互相詮明

蓋古代文詞恆施於祈祀故巫祝之職文詞特工今即周禮祝

官職掌考之若六祝六祠之屬文章各體多出於斯又頌以成

功告神明銘以功烈揚先祖亦與祠祀相聯是則韻語之文雖

匪一體綜其大要恆由祀禮而生欲攷文章流別者曷溯源於

清廟之守乎

廣阮氏文言說

阮氏學經室集列文言說以儷詞韻語爲文言又徵引六朝文筆之分以成其說今考說文云文造畫也象交文又云𠄎𠄎也廣雅釋詁二云文飾也釋名釋言語云文者會集眾采以成錦繡會集眾字以成詞誼如文繡也是文以藻績成章爲本訓說文𠄎字下云有𠄎𠄎也蓋𠄎𠄎即文章別體猶而與𠄎同丹與形同也厥後始區二字𠄎訓爲𠄎與文訓錯畫其義互明觀青與赤謂之文經緯天地亦曰文則訓飾訓錯義實相兼故三代之時凡可觀可象秩然有章者咸謂之文就事物言則典籍爲文禮法爲文文字亦爲文就物象言則光融者爲文華麗者亦爲文就應對言則直言爲言論難爲語修詞者始爲文文也者別乎鄙詞俚語者也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又曰非文辭

不爲功言語既然則筆之於書亦必象取錯交功施藻飾始克
被以文稱故魏晉六朝悉以有韻偶行者爲文而昭明文選亦
以沈思翰藻爲文也兩漢之世雖或以筆爲文然均指典冊及
文字言非言文體如史記太史公自序春秋文成數萬論次其
文論衡超奇篇文以萬計是也不得據是以非阮說惟阮於許
張劉諸故訓推闡弗詳故略伸其說以證文章之必以彰彰爲
主焉

文選古字通疏證書後

薛子韻先生作文選古字通疏證明于古字通段之義吾觀選
注通段之義厥有四端一則正文與注本係一字而有古今體
之殊則曰某古某字或曰某與某古今字一則當時別本異字
義或相同則曰某或爲某字某本作某此二端皆繫于形一則
聲義俱同則曰某與某音義同一則字之本義不同因同一諧

聲遂段其義則曰某與某古字通此二端皆繫于聲均六書中假借通例也蓋李氏受業曹憲當時小學未衰於轉注假借二例身通其蘊且蒼雅諸書並傳于世故凡云通段其說均確有所承惟間有一字而通者數處亦有僅載某某兩字古通而牽連同類數字者非比而觀之則假借之例不著薛氏之書間有漏缺本係未成之帙然古字同聲通用之例證以此書而益明足與王氏廣雅疏證媲美矣

漢書藝文志書後

班志敘詩賦爲五種賦析四類區析之故班無明文校讐之家亦鮮討論今觀主客賦十二家皆爲總集萃眾作爲一編故姓氏未標餘均別集其區爲三類者蓋屈平以下二十家均緣情託興之作也體兼比興情爲裏而物爲表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均騁詞之作也聚事徵材旨詭而詞肆苟卿以下二十五家均

指物類情之作也侔色揣稱品物畢圖捨文而從質此古賦區類之大略也班志所析蓋本二劉自昭明文選析賦騷爲二體所選之賦緣題標類迥非孟堅之旨也

古文辭辨

近世正名義湮於古今各撰作合記事析理抒情三體咸目爲古文辭不知辭義訓訟說文辛部云辭訟也從僞僞猶理辜也僞理也又云詞籀文辭從司是辭指獄訟言即禮記大學所謂無情者不能盡其辭也故與辜辜諸字並列此辭字本義也又

司部云詞意內而言外也從司從言是詞章詞藻諸字皆作詞

不作辭又文選劉楨賦云揚荊陳詞注云惟曰兮斯之類皆曰語句詞是詞又爲語助之稱近高郵王氏經傳釋詞序

亦以語詞爲語助蓋詞爲語助亦由意內言外之義引古籍均然秦漢以降始誤詞爲辭

易繫辭釋文云辭說也辭本作詞禮記曲禮篇釋文同周禮大

行人云協辭命鄭注云故書作叶詞命詩大雅云辭之輯矣說

文引作詞是詞爲古文辭係傳寫妄更之字其致誤之由則以辭字籀文作嗣與詞同聲因以相譌實則字各一義非古代通用字也

漢書敘傳音義云詞古辭字此亦古字作詞之證

乃習俗相沿誤詞爲辭俗儒

不察遂創爲古文辭之名此則字義不明之咎也

古用複詞考

古人屬詞雖以達詞爲主然句法貴齊若所宣之蘊已罄而詞氣未休則疊累其意以複詞足其語詩周頌振古如茲箋訓振爲古旁徵雅詁振古誼符書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蓋讀

且詩鄭風匪我思且釋文云且音徂

且與今通誼詳詩疏

詩周頌匪且有且匪今思今毛傳且此也

正義云今謂今時則且亦今時今人屬文古昔今茲詞多複舉實則古有斯例

非昧於詞律者比也又書無逸云不遑暇食遑與暇同左傳昭

七年云三命茲益恭茲與益同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誰能尅成乎此勳尅與能同後漢書郭泰傳賈子厚誠實凶德實與誠同

以上所舉均以句法修短既垂定則及詞浮於意其意不足以盡詞即以同義之字並舉齊列實詞而外又有重疊語詞之例詩衛風方將萬舞箋訓將爲且而方亦訓且是方將重言小雅侯誰在矣侯訓爲乃誰通作維維亦訓侯是侯誰重言書立政則乃宅人乃亦則也康誥乃其又民其即乃也

又乃其二字見於康誥下文及

君夷多方者均同例

三國志吳大帝傳暨臻末年暨爲及詞臻亦及詞華

覈傳軍興以來已向百歲已爲往詞向亦往詞水經注遺文佚句容或可尋或爲疑詞容亦疑詞魏晉以降益尙駢詞語首助

詞鮮復單舉劉琨答盧諶書譬猶疾疢彌年猶譬均譬辭也世說既終不受與繁欽賤既已不能同例既終均已詞也若杜甫

之詩應合並言

杜詩應合總從龍

蔣捷之詞自從疊舉

蔣捷金盞子詞云自從信誤青

此語首助詞重言之例也詩唐風無已太康崑山顧氏謂已

即太

錄日知

是已與太同小雅實維伊何高郵王氏謂維即伊

經傳

詞釋

是伊與維同後世文詞亦多此例世說云時人即以王理難

裴理還復申還即訓復

見廣雅

皮日休詩云醉鄉終竟不聞雷竟

即訓終此語中助詞重言之例也若夫論語比及三年比及皆及詞荀子時幾將矣幾將均近詞而比及幾將均以足四言之語前例而外別有一例古人實指之詞應難之語言之不足則尙重言雖僅單義亦以複詞達之而所用複詞大抵義同而字異然推闡之意得複詞而益充特前例主于足句此則主於足意耳書康誥其尙顯聞于天其亦尙也左傳隱三年其將何辭以對其亦將也孟子滕文公篇周公方且膺之方且猶之方將孟子公孫丑篇管仲且猶不可召且猶猶之方且又何孰寧安詎遽鉅渠諸字義均同豈載籍之中若左傳文十八年庸何並言曾子制言篇庸孰並言莊子齊物論篇墨子公孟篇庸詎何遽並言荀子宥坐篇庸安並言王制正論二篇又豈渠豈鉅並

言韓非子難四奚鉅或作距義同並言國語吳語及呂氏春秋備具

篇豈遽並言淮南人間訓史記鄭世家何遽並言張儀傳寧渠

並言陸賈傳何渠並言皇甫謐二都賦序奚遽裕字案序文無奚遽二字並

言此均古用複詞之證略舉其例他可類求矣又案在於二字今人公牘恆疊

用之然攷楚詞王逸注引帝繫曰舜葬於九疑之山在於沅湘之南文選封禪文李注云言騶虞之羣在於苑囿之中則在於

並詞古有之矣

文史通義言公篇書後

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篇謂古人之言所以為公未嘗矜於文

詞私為已有立說至精夫論語立言恒本古語大戴集禮半出

賈荀前人論之已詳又古器銘文語多相似起止之詞述而不

作則又同體之文沿襲承用略事竄點便成新裁即詩歌之體

亦復旨別語同觀柏舟互見於邶鄘揚水疊賡於周鄭蓋發端

之詞遞沿成語故不期其符而自符厥後孟德作歌或采鄭風

之語或斷小雅之章蓋言以明志義各有當不必詞盡已出也
又即漢人之作觀之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樂府兩見其詞
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艷詞疊沿其句此由矢口而成取習
見之詞入已作若夫漢碑之文立詞多同又以文有定製相沿
已久與鐘鼎銘文同例後世之文亦恆類此如真子飛霜鏡釋
者定爲晉物其銘詞曰陰陽各爲配日月恆相會白玉芙蓉匣
翠羽瓊瑤帶同心人心相親照心照膽照千春鳳凰鴛鏡南風
清又廣事類賦鏡賦注引類苑謂何都巡出一古鏡其蒂有銘
今以飛霜鏡銘相校前缺陰陽各爲配二語末缺鳳凰句七字
又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謂熙寧末年南陵耕者破塚得古圓
鑑背郭有銘亦與真子飛霜鏡略同惟鳳凰句移於銘首易爲
鳳凰雙頭南金裝又易各爲配爲合配易恆爲兩餘均相符又
宋姚寬西谿叢話謂何都巡出古鏡其蒂有銘今與飛霜真子

鏡相較惟銘末無鳳凰七字銘首另增對鳳凰舞鑄黃金帶二

語與類苑所載者疑同是一物惟類苑未引前四句此數鏡者其銘詞均略同蓋創始

作銘之人學者奉爲研手句法音韻俱出自然傳播既多摹擬斯眾或略事損益或傳寫致訛此非古人不以雷同爲恥也古代文有定製詞有定施雖沿襲前作苟詞得其宜固不啻若自己出也又考事實類苑記某鏡銘云當江寫翠對酒傳紅而山左金石志所記古鏡銘有當眉寫翠對臉敷紅二語足證古代鏡銘多點竄前人之作又予所得唐石有江陽洪夫人墓誌其銘文曰隴樹風悲愁雲月苦一閉泉門宛然今古而揚州所出唐墓石之文多與彼四語同或於四語以前另增他句是古代碑誌之文亦多沿襲明于此例則古代之一文兩見詞句多同者不必盡疑其贗此亦章氏言公篇之旨也

古籍多虛數說一

汪氏述學釋三九篇云實數可指虛數不可執今考楚詞九歌篇計十一而以九數標目則數之不止于九者亦可以九爲數蓋九訓爲究又爲極數故數指其極均得稱九凡古籍所謂九攻九守九變者亦可以斯例求三數亦然禮記曲禮篇醫不三世猶言不數世也孟子萬章篇湯三使往聘之猶言數聘之也後漢書袁紹傳結恨三泉注云三者數之小終則三亦虛數均可援汪氏說而推矣

古籍多虛數說二

古人於數之繁者約之以百如百工百物百貨百穀是虞書堯典篇平章百姓荀子正論篇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不必泥千百之數也百不能盡則推至千百億兆國語楚語云百姓千品萬民億醜兆民經入核數以奉之鄭語云先王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核極是均虛擬

之詞自是以外則以三數形眾多於數之尤繁者則擬以三百
三千以見其尤多詩曹風三百赤芾左傳僖二十八年乘軒三
百人特極言職官之眾耳史記言孔子弟子三千古詩三千孟
嘗平原春申之客三千東方朔用三千奏牘褚先生補白居易長恨
歌言後宮佳麗三千人亦屬表多之詞非必限于三千之數亦
未必足於三千之數也故周書孝經言五刑之屬三千呂氏春
秋引商書則言刑三百舉斯以推則禮記禮器篇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中庸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猶言數百數千耳不必以
三爲限亦不必詰以周禮儀禮也又古人于浩繁之數不能確
指其目則所舉之數或曰三十六或曰七十二三十六天之例
與九天同三十六宮之例與千門萬戶同不必泥定數以求又
史記封禪書載管子對桓公語謂古之封禪者七十有二家夷
吾所記者十有二夫其詳旣不可得聞則七十二家亦係虛擬

莊子載孔子語謂以六藝干七十二君夫孔子所經之國不過

十餘則七十二君亦虛詞不必確求其數矣詩召晏闢國百里

指實若夫古籍屬詞恆沿故語所舉之數互相因襲官名日益

猶舉百官邦國日泯仍標萬國是則沿用故言因成虛數衡以

前例蓋稍別矣

古籍多虛數說三

古人記數或出以懸擬之詞不與實符亦非大與實違如書序

孟子皆言武王伐殷車三百兩而佚周書伐殷解則言周車三

百五十乘蓋一為實數一為懸擬之詞又孟子言由周而來七

百有餘歲此不足七百者也趙注湖太王王季開基求合孟子之言近儒江永焦循又強闢劉歆

三統歷均非也史記言孟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年此不足五百者也滑

稽傳言優孟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此不僅二百餘年者也刺

客傳言專諸刺吳王後七十餘年晉有豫讓事實六十年豫讓刺

趙襄後四十餘年軹有聶政事實五十七年聶政刺俠累後二百二

十年秦有荆軻事徐廣曰僅百七十年所記均與實違此則古人屬文多

出以想像之詞不必盡符實數凡古史紀年互歧者均可緣此

例以解矣又孟子言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亦懸擬之詞

古籍多虛數說四

古籍記數恆據成數言禮記明堂位言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

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案鄭君注禮記王制昏義均以三公九卿

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為夏制是夏代職官百有二十百舉

成數言殷代下士倍上士則為二百一人周以下士參上士繁

露所謂三百六十三人也二百三百均係約舉之詞鄭以為舍冬官言故

曰三百非也又周禮天官小宰于天官以下均言其屬六十實則六

官之屬于六十之數或贏或虧則六十亦約詞與論語詩三百

誦詩三百同例蓋古代書籍主於便記誦故記數之詞恆舉成

數若強爲之解徒見其截趾適履耳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孟子言七十子亦此例也

古籍多虛數說五

古人屬詞記事恆視立言之旨爲轉移語大則更少爲多語小

則易多爲少如孟子滕文公篇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史又

記平原君傳毛遂曰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地臣諸侯荀子仲尼篇曰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韓詩

外傳載客說春申君亦曰顧炎武日知錄曰孟子爲此言以證

王之不待大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今考孟子言文王之囿

已云方七十里則百里七十里不過援封國古制以形其小猶

後世所謂彈丸黑子耳乃焦氏孟子正義援文王由方百里起

之文遂謂文王初興其地不過百里殆古人所謂刻舟求劍者

歟又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云炙三弋五卵苔菜耳矣此不過形

容其儉耳非必弋限以三卵限于五也若強附古制則所失將

與焦氏同矣

古籍多虛數說六

古籍記事恆記後先之次若飾詞附會律以一定之時期則拘固鮮通如史記言舜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此特敘成聚成邑成都之後先耳不必膠執其年也又孫真人千金方述徐之材養胎法謂婦人受孕一月名始胚原病論二月名始膏三月名始胞原病論四月成血脈五月成氣六月成筋七月成骨八月成膚革九月成皮毛十月五臟俱備此特敘血氣筋骨膚革皮毛臟腑生成之次耳若膠以一定之期則為支詞夫世人固有七月生子者若如徐氏之說則膚革皮毛臟腑未備矣

讀全唐詩書後上

全唐詩一書收輯雖富然卷帙既繁考覈或未精故誤收之作甚眾如唐彥謙十函贈孟德茂詩自注云浩然子案彥謙距浩

然百餘年未必克見浩然之子則此非彥謙詩韓偓七函大慶

堂贈宴元璫而有詩呈吳越王與無名氏十一函之作同案偓未

游吳越則此非偓詩下文又和再薛濤十離詩十一函據唐撫言

以為元微之幕客薛書記作則此非濤詩張喬以進士隱九華

而喬有省中偶作詩十一函以馮唐作況則此非喬作又如白居易

易東城桂第三首七函與古樂府同惟首句遙不得列入白詩

也歐陽彬詩有桑柘斜陽裏兒孫落葉中句十一函注言彬有子

作田父詩云云則此係彬子所作又全書之中往往一詩兩見

如韓續姬十一函贈別詩與韓熙載詩十一函同李適安樂公主移

新宅詩二函與宗楚客詩九函同杜牧聞開江相國宋下世詩

八函與許渾作同八函而各篇校詞均脫一作某詩語此書於

七函見者如李峯西河郡太守張夫人輓歌注云一作則輯者之

疏也若姚合八函使兩浙贈羅隱詩首句平日時與羅袞作同

李岑詩朱彬丹陽作注云一作陳存詩此三詩則否

十一函 案合與隱不同隱為唐未人 唐撫言載此詩又以為姚洎作

袞為洎副使或袞代洎所為非合詩也自此以外如裴度涼風

亭睡覺諸詩五函 均似丁謂所為鍾模代京妓越賓答徐鉉詩

十一函 張喬楊花落詩十函 孫光憲采蓮詩十一函 薛濤寄舊詩十一函

十函 均與他作重出雖未能定其孰為誤收然考覈之疏即此可

見況唐宋名家之集偽作實繁如李翱戲贈詩皇甫湜出世篇

均六函 均似後人依托惜輯者鮮知明辨也

讀全唐詩書後下

全唐詩中多載作者自注之詞亦有以後人之注誤為自注者

如李紳八函 欲到西陵寄王行周詩云西陵沙岸回流急注云

錢王以陵非吉語改名西興案吳越建邦紳歿已久徐鉉十一函

送從兄赴臨川幕云金榭亭邊綠樹繁注引方輿勝覽此書遠

成於鉉後此均後人所增注也若夫輯者注釋之詞亦多失考

如高宗二函之詩有言太子納妃太平公主出降者考太平公

主出降在開耀元年其時之太子乃中宗注謂太子即弘然弘

納裴妃當咸亨四年與太平公主出降殊時則注文似非又張

昭十一函有漢宗廟樂舞辭傳言昭為南漢人案詩言高廟明靈

再啟圖金根玉輅幸神都又言正撫薰琴娛赤子忽登仙駕泣

蒼梧明係後漢高祖樂章非南漢之詩則傳文亦誤即唐人詩

序亦有訛文如鄭嵎九函津陽門詩序首句言開成中又言旅

邸主翁年且艾自言世事明皇為嵎道承平故實詩言翁曾豪

盛客不見我自為君陳昔時時平親衛號羽林我纔十五為孤

兒注引開元以六軍為親衛事又言滄中土地昔湮沒昨夙收

復無瘡痍確係宣宗時事此翁及事明皇年必百餘而序言年

且艾必序文之訛也若夫詩題之字訛者實繁或係刊本之誤

如殷文至十一函趙侍郎看紅白牡丹因寄楊狀頭贊詩看上必

有脫文又張說節義太子楊妃輓歌二函節義者節愍之訛也

雍陶題寶應縣八函寶應者寶雞之訛也詩言渭水梁山鳥卵看又言聞說德宗曾

到此孫元晏十一函陸統詩陸統者凌統之訛也詩有將軍身歿有孤兒虎子為名敘

讀書其尤甚者如李羣玉九函送秦鍊師歸岑公山詩有北省

諫書藏舊艸南宮郎署握新蘭句必係贈諫官遷省郎之作與

鍊師還山靡涉唐彥謙十函題虔僧詩有也頰眉黛托腮愁句

與題不合此均詩題之誤也若賈島九函寄柳舍人宗元詩注

云一本無宗元二字案子厚未嘗官舍人當從一本即詩人小

傳中亦有誤字如顧雲分修宣懿德三朝實錄十函德當作僖

蕭項蕭田人十一函蕭當作浦此則刊本之誤均當亟為釐正者

也

樊南文集詳註書後

桐鄉馮浩樊南文集詳注於唐代史乘徵引靡遺惟樊南為安

左 卷八 十一

平公謝除兗海觀察使表注補云白香山詩後集送兗州崔大夫駙馬赴鎮戚里誇爲賢駙馬儒家認作好詩人魯侯不得辜風景沂水年年有暮春按此詩年時姓地皆可相合則崔大夫頗疑即是崔戎但駙馬之稱本集中不一敘及舊書旣無可徵新書公主表亦無此下嫁之主白公只此一絕更無他篇取證按馮氏所疑非是舊唐書本紀太和八年三月以崔戎爲兗海觀察使沈氏新唐書方鎮表考證云太和八年廢沂海節度使爲觀察使崔戎拜尋卒崔杞代是崔戎崔杞均鎮沂海李集所言乃崔戎也白集所言乃崔杞也新唐書公主傳云順宗女東陽公主始封信安郡主下嫁崔杞此杞爲駙馬之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崔戎字可大兗海觀察使安平縣公杞駙馬都尉此崔戎封安平之證惟表不載杞鎮沂海則新書之疏又考世系表崔姓世系則杞戎同出博陵杞係二房戎係大房皆爲崔

懿之後以行輩推之戎於杞爲族曾孫特出鎮沂海則戎先而杞後惜乎馮氏未諳也

元憲集書後

元憲集采自大典亦多誤收之作如卷二有在海外遇寒食發家書偶成詩題係節引有三過解澤流六見槐花黃句元憲未嘗謫

海外此誤收者一也卷二十深州防禦使駙馬都尉錢景臻男忱可莊宅副使制作於神宗朝時元憲已歿此誤收者二也卷三十六成都府新建漢文翁祠堂碑銘景文集卷五十七亦有

此題

惟翁作公無銘字

字句略同據篇中嘉祐二年予知益州語與景

文事跡合亦非元憲之筆此誤收者三也若夫字句訛脫篇必數見元憲集然景文集亦然如卷八次江都詩與題不符乃並詩題而訛者惜無舊刊以正之

浮溪集書後

浮溪集錄自大典故多誤收之作如卷二十一乞祠與宰相弟
二書確爲汪應辰作書言目昏以白湯沃洗亦復稍明又言張
敬夫鄭藻除官而文定集卷十五與李運使書亦言目昏及白
湯沃洗事又言敬夫中批知袁州次日除鄭藻儀同則二書作
於一人且作於一時惟書中所言均係孝宗時事時藻已久歿
則書中自稱之名亦係後人妄更若卷二十九會於北禪詩題
中明言應辰得多字此亦當入文定集者卷三十蜂兒行卷三
十一嘲人買妾而病七律二首亦非藻詩與胡宿文恭集雜收
陶詩者卷一怨詩初調示龐主簿同誤均重刊斯集者所當芟
剟也

蘇詩合注書後

蘇詩用典平易合注又集眾家大成然謬誤亦時有如己未十
月十五日獄中恭聞太皇太后不豫有赦作詩云猶許先生似

正言山公引職略宋改拾遺爲正言案漢書載宣帝諭夏侯勝謂先生正言無懲前事蘇用斯語非官名也卷十以玉帶施元

長老長老以衲裙相報次韻二首云病骨難堪玉帶圍師注以

此詩爲赴杭過潤作馮氏以赴杭二字微誤案佛印與坡公問

答屢稱內翰必蘇由翰林學士出守杭州之日也今列爲由金

陵至泗之詩考覈已疏不得以師注爲誤卷二復次韻謝趙景

貺陳履常見和兼簡歐陽叔弼兄弟云共尋兩歐陽查注謂歐

陽公四子發奕均早卒馮氏據宛邱集和伯墓志云享年四十

六元祐元年葬文忠之兆其卒年無考案文忠年譜伯和生於

康定元年享年四十六則卒于元豐八年非無考也卷三贈詩

僧道清云爲報韓公莫輕許從今鳥可是詩奴王注云次公曰

詩奴則杜牧作李賀詩集序所謂奴僕命騷之意案此用鄭都

官僧是詩家奴語王說非是卷四王氏生子口號云太白猶逃

左 集 卷八 十三

水仙洞查注引續仙傳孫真人救龍子事按此用織女侍兒梁
玉清故實若如查說則與詩旨相違卷四十六又次韻蔣穎叔錢穆
父從駕景靈宮二詩查注引藜藿野人詩話謂漢張寬自揚州
守召按張寬揚州刺史非廣陵太守此均亟宜辨證者也卷三十六
然斯編體大固非微瑕所克掩是在審而觀之耳

許叔重像贊

六書之學炳若日星文由字積經以詰明洊長之書功在正名
依形標部緣首定聲形聲既昭字義乃呈字不一義通段乃生
立篆爲綱俗體以更始一終亥知化窮冥

陽明像贊

遐稽古初孔曰性近禮亦有言人生而靜善惡未生是曰本性
心兮本虛與物相印習染既殊是非斯定餘姚性學千秋定論
良知之說孟氏所崇存理遏欲未發爲中洗心藏密患與民同

任情自發有感遂通湛然虛明廓然大公知行合一性道事功
白沙像贊

釋迦貴空老耽守約公擷其精用昌粵學富貴浮雲詩書糟粕
物我相忘靜中生覺人亦有言顏苦孔卓公曰不然何思何索
舞雩有歌簞瓢足樂弄月吟風鳶飛魚躍陽春有臺振彼木鐸
如桔釋羈如絲解縛遯世無悶廉頑敦薄例以堯夫庶無愧怍
顏習齋先生像贊

謂先生爲墨學耶則行不悖儒謂先生爲道學耶則言不遵朱
因材施教師胡安定敦厚崇禮似張橫渠合政學爲一源慨道
藝之分途潛心於兵農禮樂致用則水火工虞是將上窺乎三
物六藝與周孔爲徒

六儒頌 並序

昔吾鄉汪容甫先生以東南經學亭林開其先河洛圖書至胡

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閻氏力闢古文惠氏專精漢易至東原集大成擬作六儒頌未成而歿夫亭林以濟世之才抱堅貞之節說經稽古亦深寧東發之儔定九殫精數學於觀象授時厥績良多東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而詮明理欲說軼宋儒近世經師莫之或先矣若閻胡惠三家說經雖多創獲然閻學末流穿鑿疑經胡學末流言淆雅俗惠學末流篤信膠古此則必當審辨者也爰繼汪先生志作六儒頌

崑山顧先生亭林

儒林節義自古分歧竺生偉人乃該厥奇南都淪亡義旅雲麾艱貞晦明稅駕焉歸道爲儒宗安定徂徠言爲世則水心止齋約禮博文至道以該起衰濟溺繼往開來

德清胡先生東樵

道貫三才古稱鴻儒圖陳河洛言天則誣志詳郡國攷地則疏

僞學橫昌孰抉其郛東樵釋經超萬軼毛舍數言理義經孔昭
執川窮山禹域非淆說經經經永樹厥標

宣城梅先生定九

緬思古初治曆明時璣衡測天羲和是咨九章絕學保氏攸司
疇人失官官學在夷梅君嗣興洞明九數曆正麟經功窮亥步
築法大秦豈曰膠固啓迪後人椎輪筆路

太原閻先生百詩

尙書百篇典謨誓誥孔壁殘經古文莫攷云何陋儒嚮壁虛造
紛然雜淆僞言破道閻君英英證同析異掃除廓清功比武事
摘伏發奸智如獄吏循軌遵途淵如西泚

元和惠先生定字

漢儒不作經訓糾紛俗儒曷夫詭更正文傳聞異詞孰察本根
旨與昔違故訓云淪吳門鴻儒甄明古誼校理祕文改易殊體

掇拾叢殘同條共理商歌金石高風誰嗣

休寧戴先生東原

宋儒末流援儒入禪疇匡厥非原善一編執己量物去私泯偏
理寓欲中道蘊以宣治經之要識字爲基正名辨物大道乃窺
探蹟索隱廣業甄微功擬鄭朱亦儒亦師

凌曉樓先生遺像贊

邗水精英名儒蔚生疏通知遠今文孔明高密禮書劭公經術
弦誦兩階書琴一室功在麟經比事屬辭論參虎觀訂禮質疑
載酒車停緇衣館適董子下簾戴憑奪席天不假年暉韜德星
典型云淪帶草長青